



# 蜜蜂赋

散文集

3267/53  
02/13

# 蜜 蜂 赋

• 散 文 集 •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746628

## 蜜 蜂 赋

• 散文集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7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3,25印张 60千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6,250

书号 10097·339

定价 0.23元

## 目 录

|              |                |
|--------------|----------------|
| 东风吹到的地方····· | 江 源 ( 1 )      |
| 蜜蜂赋·····     | 晓虹 春临 ( 12 )   |
| 盐湖花·····     | 裴 林 ( 21 )     |
| 昆仑松·····     | 陈作犁 ( 33 )     |
| 牧场之夜·····    | 钱佩衡 ( 40 )     |
| 雪原采春·····    | 王宗仁 ( 53 )     |
| 雪 莲·····     | 窦孝鹏 ( 60 )     |
| 墨色眼镜的秘密····· | 李海乾 ( 66 )     |
| 花的草原·····    | 金荣章 王泽群 ( 71 ) |
| 种 子·····     | 窦孝鹏 ( 79 )     |
| 索南达吉·····    | 李生才 ( 87 )     |
| 沙漠里的海·····   | 王宗仁 ( 95 )     |

# 东风吹到的地方

江 源

同志，你熟悉东风吗？在气象万千、变化无穷的大自然中，东风不愧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在云开日出的时刻，在扬花飞絮的季节，在麦浪翻滚的田野，在稻菽飘香的地方，到处可以找到东风的痕迹。清晨，当精神焕发的工人农民迎着灿烂的朝阳走向车间、田野的时候，东风会带着舒适的凉意从脸上拂过，使人头脑清醒。傍晚，当鱼虾满舱的船队告别瑰丽的晚霞从海上归来的时候，东风也会鼓起劲头，为人们扬帆送行，传讯报喜……

东风是报春的使者。在经过漫长的严冬之后，往往是东风带来第一场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春旱时节，为了得到珍贵的雨水，人们是多么焦急地盼哪，盼哪……东风化雨！一场浩荡的东风从大海哪边吹来，带来了丰盛的水蒸汽。天色渐渐地暗了、黑了，云层渐渐地低了、厚了，不一会儿就飘起雨丝来。大地在东风和春雨中苏醒，沟渠在东风和春雨中舒展，庄稼在东风和春雨中振奋……淅淅沥沥的雨点中，仿佛可以听见小麦拔节生长的声音，可以分享春笋破土挺立的喜悦……东风吹到的地方，真是春意盎然，欣欣向荣呵！

自然界的东风是值得赞美的。然而，我更要歌颂的却是另一种东风——强大的革命推动力的象征。前一种东风可以溶化残冰积雪，吹开烂漫山花；后一种东风却能够荡涤污泥浊水，吹得亿万人心花怒放！

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以后，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遗愿，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些会议的精神无疑就象东风送暖一般，迅速地温暖了全国人民的心田。这是怎样势不可挡的强劲东风哟！她吹遍了长城内外，吹遍了大江南北，也吹遍了昆仑上下。乘着这股股强大的振奋人心的政治东风，我曾三次来到常年奋战在雪山高原的一个冶金地质勘探队，在东风吹到的地方，饱览了一番番热气腾腾的动人春色。

第一次是五月间，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即将闭幕的日子里。

这个队的党委书记是个幸福的人。作为学大庆先进集体的代表，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亲耳聆听到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许多同志的亲切教导。在接受华国锋同志接见的当天，一走出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他就随着激动万分的代表们汇成的洪流，涌向邮电大楼，向远隔千山万水的战友们报了喜。就这样，东风吹进了山沟，东风吹到了人迹罕至的雪山高原！顿时，在这万

山丛中，一张张鲜红鲜红的“特大喜讯”飞上了座座帐篷，既象一夜春雨催绽满山杜鹃，又象万里东风吹落片片朝霞……

喜讯传到海拔四千余米的鹰愁岭山区的时候，这个队的五七八号钻机正处于转战新区的关键时刻。为了尽快找出国家急需的矿种，在“大打矿山之仗”中贡献力量，需要有一台钻机首先从分队部附近的四号勘探线搬到位于山顶的八十四号勘探线去施工。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浩荡东风的鼓舞下，队党委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五七八机，并且部署了一场突击搬迁的歼灭战，号召全队职工都来参加这场战斗。

我曾听说钻机搬迁是地质队的一件大事。然而，百闻不如一见，这一次身临其境，才真正有了体会。早晨，当我从住地赶到“战场”的时候，第一天的战斗已经打响了。拖拉机大声吼叫着，把一车车机器设备、材料和工具拉到半山腰的公路尽头处，然后，同志们人拉肩扛，带它们翻山、越岭、跨沟、爬坡，到新的井场就位。沟壑里的云雾还没有散尽，远处，新的钻塔已经竖立起来，隐隐约约的，比白云还高，简直顶着了天！山坡上，数不清的人，挑着、扛着、抬着，在崎岖的小路上，在陡峭的山崖下，在丛生的灌木和散乱的碎石间，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攀登、攀登……刚下夜班的钻工们在努力攀登：手上还沾着油污，额头还挂着热汗，指挥战斗的领导干部也在努力攀登：挺起坚实的腰干，迈开熟练的步子。一群地质

技术员抬着“大傢伙”，同心协力地赶上去了；几个女同志也不甘示弱，把扛着的钻杆换一换肩，猛吸口气，又踏上了征途……从人们脸上那坚定自豪而又喜悦的神情中，我看到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华主席接见了我们的代表，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为华主席、党中央争光！

我终于加入了拾四十匹马力柴油机的五七八机钻工人的行列。八付杠子，十六个人上肩，还有七、八个人在前面拽绳子。一见这傢伙扎扎实实象座铁打的金刚，我不禁脱口而出：“好傢伙！看样子也不轻。”和我并肩的机长老杨笑笑说：“不重。飞轮卸掉了，才一千四、五百斤。”我知道，在海拔这样高的地方，由于空气稀薄，柴油机工作起来也会“高山反应”，功率要大大减低。可是，抬柴油机的人们却克服了高山反应，咬着牙，憋着劲，非把它抬到目的地不可！抬着抬着，我先是感到氧气不够用，张大嘴使劲地吸气还是闷得慌，恨不得扯开衣襟把空气往里倒。接着就肩痛，腿痠，最后，压杠子的那半边身体好象都麻木了。记不清歇了几次肩，换了几回人，我只记得脚下踩过返青不久的草丛，踩过风化堆积的石块，又踏上尚未溶化的积雪，最后才到了山顶。

山顶上，更是无限风光！群峰从眼前向天边伸展，白云在脚下浮动。远处山麓的几十座帐篷象一堆排列整齐的火柴盒。公路就从那里穿过，顺着河道拐一个弯，接着，盘旋而上直至山腰，象一道道绳索把大山捆住了。络绎不绝的人群在山间往返，犹如一条匍匐前进的蜿蜒长蛇。山

顶附近，残雪已被踏成一片泥泞，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艰难。人们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了，再爬起来。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洗掉了尘土，浸湿了衣衫……我站在钻塔下出神地望着这幅动人画面，看到的是一张张兴奋的笑脸和一双双激情闪烁的眼睛。机长告诉我：“三天了，就是这样搬的。”我问：“什么时候能开钻？”他说：“今天。”我想，三天来，同志们肩上磨掉几层皮，身上淌掉几斤汗，还要安机器、搅泥浆，做大量准备工作，来得及吗？就反问一声：“今天？”老杨斩钉截铁地回答：“今天！”沉思了一阵，他无限深情地说：“今天，工业学大庆会议可能闭幕。这会儿，我们的书记也许正坐在人民大会堂，倾听着党中央的声音……”一阵畅怀的山风迎面吹来，吹得钻塔上的帆布呼呼作响，我抬头望去，只见上面写着五个火红的大字：“工业学大庆”。猛然间，一阵激情涌来，啊！我懂得了，正是这股东风使得高原地质工人干劲倍增的啊！

七月下旬，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日子里，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地质队。为了体验地质尖兵的生活，我到这个转战于冷龙山矿带的普查小组住了一段时间。

连绵的冷龙山平均海拔四千一百公尺，有二十几座山峰在雪线以上，终年冰雪不化。放眼望去，巍峨峨、莽苍苍，宛如冰龙横卧，真有“搅得周天寒彻”的气魄。分水岭附近的溪流边，四顶白色的帐篷一字排开，这里就是普

查组的家。全组八个人，除一个炊事员和一个兼生活管理员的采样工外，其余六个都是地质技术员。组长姓郑，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地质师。他们的任务是在检查矿点的基础上，选择有利地段填制较大比例尺的地质图，开展详细的地质调查工作，为进一步找矿提供依据。

普查生活的艰辛大约是人所共知的。野外既有崇山峻岭的险阻，又有风雪严寒的侵袭，也有野兽追逼的威胁。由于交通不便，有时生活物资供应不上，还要经受忍饥挨饿的考验。可是，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我们的地质工作者却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他们不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

我来到冷龙山的时候，普查组的同志已经在黑水沟矿点开展填图工作了。黑水沟离住地十五公里，由于水中有害物质含量高，不宜饮用，因此不能搬去附近居住。每天清晨，当群山还在沉睡，夜色尚未褪去的时候，地质队员就活跃起来了。有的帮炊事员烧水做饭，有的备马整装，匆匆吃完早餐，就踏上了征途。我们沿着山沟逆流而上，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马蹄在河床里堆积的岩石上敲打出清脆的节奏。沟口的天边隐约露出了曙光，远近的山影逐渐清晰起来，我这才注意到，同行的队列中没有组长老郑。一个同志告诉我，填图工作开始后，队部派测量组前来支援，因为借不到更多的马匹，老郑就每天徒步前往工区，省出自己的坐骑给测量组驮送仪器。今天，他和另一个同

志已经提前出发了。

翻过垭口，又跨过两条沟，越过三道梁，我们来到黑水沟上游。老郑和一个技术员已在沟边迎接我们。大家拴好马，就开始工作。同志们有的观察岩石，有的采集标本，有的记录地质现象。为了节省人力，他们自己扛着标尺，担负了测量人员的部分工作。到了该定点的地方，就把标尺竖起来，吹哨子通知守候在经纬仪旁的测量员进行观察。大家没有说什么话，却配合得十分好。中午时分，山谷就象一个大蒸笼，阳光慷慨地给地面加着温，泥土、石块和草丛都在散发热气。汗液从人们的鼻尖和额头上悄悄地渗出来，悄悄地凝聚成汗珠，又悄悄地滴在山坡上，随即就无影无踪了。我仔细打量这些高山尖兵：由于长期野外作业，在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下，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脸部和手臂的一些地方甚至脱了皮。然而，他们毫不在意。为了寻找一个地质界线，他们在茅草荆棘中穿行，就象在鲜花盛开的草地散步；为了了解一个地质现象，他们在悬崖峭壁上登攀，就象在平坦宽敞的街头游览。因为他们的胸中有一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旗在飘扬；他们的耳边，有华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在鸣响：“地质部门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如今，他们正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呵。

微风送来一丝凉意，使人精神为之一爽。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云块翻过山脊，一个劲地往这边汇集：先是白色的，然后是灰白色的，最后是灰黑色的。风渐渐大了，云

块在空中扩散开来，很快就遮住了半边天。“要下冰雹了！”老郑一边作出判断，一边带领大家向马群和仪器赶去。同志们迅速收起仪器，又把马牵到一座近似直立的山崖底下。这时，黄豆大的冰雹和雨点已经劈头盖脸地倾泼下来，打得马群急躁不安。老郑从地质包里取出两块油布，一块搭在马身上，另一块给大伙顶在头上。我们把仪器和图件放在中间，背对背地站成一个小圈，各自用手扯住油布的一角，组成一个临时隐蔽所。冰雹越下越大，落在岩石上，又向四面蹦开，很快就铺了一地。我们屹立在冰雹中，侧耳倾听那震撼群山的聲音：它象列车飞驰，象山洪爆发，象万马奔腾，简直压倒了一切……

当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营地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晚饭后，围坐在篝火旁，同志们兴奋地讨论起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来。大家谈到毛主席的伟大预见，谈到华主席的英明决策，也谈到“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老郑的话说出了大伙的决心：“十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代表了我们的共同心愿，太好了！咱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干吧！甩开膀子大干，赶快把图填完！明天早上，四点起床，五点出发！创造新成绩，迎接十一大的胜利召开！”

十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为普查组的同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几天后，他们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填图任务，找到了明确的含矿层位，发现了很有价值的新的矿化类型，为开发矿产资源提供了可靠的地质

依据。

在他们开赴新的战场的时候，我也依依不舍地同他们分手了。我顺着下山的小路走了很久、很久，脑海中重温着这些天来难以忘怀的战斗生活。当我回首远眺冷龙山时，我感到它低了、小了。毛主席的光辉诗句不由得涌上心头：“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是呵，东风已经吹到了人迹罕至的雪山高原，那覆盖山巅的千年积雪，不是正在土崩瓦解似地迅速消融吗？

八月二十日，为了采访欢庆党的十一大胜利闭幕的盛况，我第三次来到这个队。在大队部却扑了个空，机关大院里静悄悄地不见人影，门口挂着一块新写的木牌：“留守处”。原来，为了按期在年底创办成大庆式企业，党委领导同志已经率领各科室干部搬到担负主要生产任务的鹰愁岭分队去工作了。于是，我又匆匆赶往分队。

一到分队，正赶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二百余人挤坐在一个紧凑的帐篷会议室里倾听北京的声音，二百余颗火热的心被公报中扣人心弦的词句激起阵阵强烈的波澜。多么庄严而幸福的时刻呵！收音机里刚播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响彻云霄的锣鼓鞭炮声就传开了。人们在红旗下聚集起来，高擎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兴高彩烈地举行庆祝游行。队党委领导同志在前面带队，浩浩荡荡的人群冲开夜幕，奔向前方。口号声回荡着，和山间的风声、谷底的水声汇成一体；手电光闪耀着，同钻机的灯火、空中的

明星相映成辉。从山顶上俯览，游行队伍就象一条即将腾空而起的火龙，气势是何等雄伟！

其实，在十一大东风的鼓舞下，哪里不是一派龙腾虎跃的生动景象呢？那几天，从宁静的队部到喧闹的矿区，从熙熙攘攘的家属基地到远居深山的普查小组，处处捷报纷飞、佳音频传，大家都用出色的成绩向党的十一大献礼。修配车间的车、钳、锻、焊各组连日提高工效一倍到一倍半。五七三钻机在井深二百米处创造了日进尺三十二点六九米的新记录。汽车队有三台车二十天内先后跑完一万公里。到八月底止，五七八机完成月进尺六百一十二米，比计划提高百分之一百零四，也超过了全队单机月进尺的历史最好水平……在后勤部门，加工室五个同志提出“五人工作三人干，抽出两人上前线”的口号，敲锣打鼓地欢送一个老工人上钻机战斗，一个女同志到分队筹办托儿所，让双职工更安心地“抓革命、促生产”。家属们也积极行动起来了，十九名妇女联名贴出题为“十一大东风暖人心，家属也要学大庆”的倡议书，她们把自己开垦的菜地和喂养的牲畜全部交公，带动全队家属进一步组织起来，昂首阔步地走上了“五·七”道路……

渡过漫长寒冬的人最知道春日的温暖。在饱尝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旱之苦以后，人们对北京吹来的东风倍感亲切，对华主席、党中央给人民带来的雨露倍觉甘甜。“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粉碎“四人帮”才一年，人们的精神面貌已发生了多么深

刻的变化！这里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这里的人们又是如此意气风发，我不禁想起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地质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一文里的一句话来：“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他们从事的是光荣而豪迈的事业。”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些光荣豪迈的人呵！

然而，我终于要离开这里了。离别前夕，适逢中共中央发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这无疑又是一股强劲的东风！我和队上的同志围坐在收音机旁，激动地谈论着，久久不愿离去。早晨，当我和大家握别的时候，同志们热情地对我说：“你一定要再来呵！”

我当然还要再来的。也许，在五届人大隆重闭幕的时候，也许，在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的日子，我一定要再来这高原地质尖兵战斗的地方，采集更多更好的胜利消息，让这高原雪山的春色汇集到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万紫千红的大花园里，放出它应有的芳香。

## 蜜 蜂 赋

晓 虹 春 临

江南四月，百卉吐馨，繁花正闹。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我去看望分别了两年的黎教授。听说她为了尽快落实周总理生前发出的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向癌症进军的战斗号令，特意把家搬到药物研究所去年培植的百草园去了。事先，我打了个电话，请她提示个线路。黎教授详细地告诉我先乘哪路车，再换哪路车，末了又补充了一句：“下了车，我还特地给你请了个小向导。”“小向导？谁？”我迫不及待地问。“小蜜蜂。”接着，话筒里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黎教授从事中药研究已经多年了。头几年，我曾做过她的助手。教授六十开外，神采奕奕，深邃的眼里透着暖洋洋的光采，密密的鱼尾纹时常泛着不易显露的笑波。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对我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上热忱辅导，就象待亲女儿；我也常常在心里悄悄地把她叫妈妈。我有画画的癖好，一直想给黎教授作一幅画，把我的满腔情感倾注在笔锋中。分离以后，梦里常常浮现出她的笑容，我想为她画像的心情更迫切了，可是几次提笔作画，竟没有一张使我满意的。这次去看望她，我决心要画好这

张画，去时，我特意带了画板。

下了车，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竟仿佛走进了群芳争艳的花海。迸射金光的迎春，尽染朝晖的杜鹃，绚丽秀美的山茶，霞雾团团的桃李……还有各种说不出名目的花卉，真是五彩缤纷，芳香扑鼻。一群群小蜜蜂扇动着透明的翅膀，飞来绕去，时而穿梭于奇葩闹市，时而醉心于花蕊之宫，不知是由于花朵的娇艳，还是芳香的浓郁，快乐的小蜜蜂嘤嘤嗡嗡地唱起了欢愉的歌。

跟着“小向导”，走了一会儿，花枝掩映处露出了一角屋檐，穿过花丛，眼前是一座普通的平房。窗前摆放着两只乳白色的蜂箱，用花盆移栽的各种各样的草药铺了一地，我猜这大概就是黎教授的家了。

“黎教授！”我朝屋里喊了一声。“是程阿姨吗？”飞出来的竟是一声嫩得出奇的童音。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门口闪出来一个小姑娘，看起来不过七、八岁，圆圆的脸蛋好似露珠洗过的苹果，两只小辫高高地翘着，她笑咪咪地看着我：“阿姨，我叫小北。奶奶才刚被电话叫走了，让我来接待阿姨。”“好乖。”我把小北抱起来亲了亲，这才发现她手里还攥着一叠英文卡片。我好奇地问：“是你的。”“嗯，奶奶说了，让我早练好翅膀，早为人民酿蜜。”小北大眼睛忽闪着，稚气中透着一股孩子中不常见的庄重和真诚。

嗡嗡嗡，又一群小蜜蜂从蜂箱里探出身子，张开翅膀，扑进那花海的浪峰中。